

轮到我守护你

——献给父亲节

钟思婷

父爱无声，如青山般厚重，却自有他的温馨；父亲的肩膀，是我们人生第一座瞭望台；父亲的手掌，牵起我们踏上漫漫人生路；父亲的陪伴，给了我们足够的安全感……

小时候，我印象中的父亲总是忙碌的。他十几岁就当家，家中一贫如洗，生活的苦难铸就了他沉默、坚韧的性格，却从未磨灭他的善良与淳朴。父亲做钢筋加工，在机械尚未普及的年代，全靠人力。为节省开支，仅靠父亲和母亲撑起这个小作坊，这在同类作坊中极为少见。那时钢筋质量粗糙，搬钢筋时父亲的手常被刮伤，一道道血痕最终变成掌心长短不一、深浅各异的疤痕，那是他为家庭付出的勋章。

做钢筋加工有周期，雨水多的时候生意冷清，父亲为生计发愁。过年前是施工高峰期，为弥补淡季损失，不耽误交货，他常常拼了命赶工，错过饭点，落下胃病。记得在我高一上学期期末考试前，父亲因连续多日没好好吃饭，加上熬夜劳累，导致胃部大出血。怕影响我上学，他不让母亲告诉我。周末回家，我看到躺在床上

打吊针的父亲，脸色蜡黄，连话都没力气说。长期卖力气形成的肌肉此刻竟仿佛全都泄了气，松散无力地“搭”在身上。我把头转向课本，眼泪止不住地往下掉，就在那一刻，我从小到大的顽劣按下了“停止键”，从此发奋读书。

父亲不善言辞，与我交流甚少。印象中，他的生活中似乎只有劳累。父亲应该也有过叛逆贪玩的时候吧？但在有了我们姐弟几个后，他仿佛就只剩下“父亲”这么一个身份了。他的性格、喜好，爱吃什么东西，都被他隐藏起来了，偶尔才会泄露出一星半点，等待我们去发现。记得每年中秋节前，父亲会买两大块切饼，然后切成小块分几天给大家解馋。看着父亲吃切饼的满足，我才知道父亲并非只喜欢青菜“就”饭，他也有馋嘴的时候！或许是生活太苦了，他需要一点点甜来安慰自己。

还记得有一次，父亲跟车到广东揭阳进货，返回时跟着货一起下车的，还有十几盆花，有月季、茶花、菊花等，五颜六色，好看极了。看着我们惊讶的表情，父亲似乎有点不好意思，喃喃地向我们解释道：“觉得挺好看的，又不是很贵，就买回来了。”父亲没顾上歇息，就忙着把一盆盆端到天井旁的楼梯上，隔一个阶梯放一盆。等全部摆完了，父亲站在楼梯拐角处望着那些花，久久地没有说话。

“家里变漂亮了啊！”我跑过去跟父亲说。“是呀！”父亲那晒得黑黑的脸上，露出久违的笑容。那是我第一次知道，原来父亲也爱花，爱美。随着我们三姐弟逐渐长大，一个个参加工作、成了家，父亲终于不用再为生活所累，不用“隐藏”他的喜好了。我发现父亲其实喜欢吃做得精细的饭，喜欢骑摩托车载着母亲去兜风，喜欢爬山、摘野果子，喜欢尝试新鲜事物，还学会了网购。

在我们年少的时候，父亲用他的爱与付出护卫着我们，让我们勇敢地追求“做自己”；如今，我已经长大，那个总为我遮风挡雨的父亲，不知什么时候也成了个老小孩。我想跟父亲说：这一次，让女儿来保护你，支持你，给你底气，请恣意地做自己吧！

临江仙·忆父

刘万昌

犹记儿时贪捉雀，开弓弹碎帘窗。惨遭鞭打小臂疼，鸡鸣惊醒见，戚戚守床旁。冷面寡言欢笑少，却怀柔软肝肠。恩深如海尺难量，来生缘若续，再做女儿郎。

平凡的六月
赋予它新的主题
一个特殊的日子
一个温馨的日子
一个美好的日子
就是献给父亲的节日

温柔的六月
不像父亲的性格
每每有雷声响起
暴雨淋湿了衣裳
便想到年轻的父亲
朴实中带有几分倔强
如今年长的父亲
与六月很相近
和风雨而柔情似水

倘若在父亲身边
便带上礼物带上笑容
一家人团聚举杯祝贺
如果父亲定居远方
便早早打个电话
或发个信息
送去问候送去祝福
愿儿女的一片孝心

父亲的节日很普通
就像父亲一样
经历岁月的洗礼
从未动摇前行的脚步
永远压不弯的脊梁
没有所求只有付出
唯愿他的儿女们
一天好过一天
一年胜过一年
父亲如一盏明灯
照亮儿女们人生的旅程

父亲节 献给父亲

邹方

隐秘的父爱

韩世桐

在生活中，母爱时时刻刻包裹着我，而父爱却是悄然无声的。但是当我感受到了父爱时，内心会吃吃了这世界上最甜的糖果还甜。

记得有一次，爸爸说和我去看电影，我却错过了约定的时间，赶紧奔下楼。刚走出大门，就感觉热浪扑脸。空气中没有一丝风，蝉在树上嘶叫着，似乎在不耐烦地抱怨灼热的温度。我抬头一看，只见爸爸站在路旁树荫下，手中撑着伞遮阳，但是脸已经通红，满头挂着豆大的汗珠。我说：“对不起，我迟到了，这么热的天一定很难受吧？”爸爸平静地笑了笑说：“我有伞遮阳，我不怕热，走吧！”

我们一起向电影院走去。过马路时，爸爸拉起我的手，他的大手包裹着我的小手，我感觉火热火热。可是一进电影院，爸爸把我的手轻轻甩开，说：“牵在一起太热了！”我不禁纳闷——爸爸真奇怪，手又牵又放的！看电影时，当看到狰狞的怪兽突然发出一声巨吼，我吓得想去握爸爸的手，没想到爸爸已经伸出手握住了我的手……小时候，对于爸爸的牵手和放手，我心里会觉得奇怪。现在，我长大了，才慢慢懂得爸爸那双手无论是牵还是放，都是对我满满的爱。

那天看完电影，已是傍晚，天下了大雨，爸爸撑起伞，让我紧紧靠在他的身旁，一起朝家走去。走到半路，我感觉有水滴到我的肩上，一抬头，就看见爸爸的头发上湿漉漉的，眼镜湿了半边，衣服也紧紧贴在他的身上。原来是伞不大，爸爸为了让我淋不到雨，几乎把整把伞都罩着我。一个不小心，我被一块凸起的地砖绊了一脚，打了一个趔趄，好在爸爸的大手搂住了我，我没有摔倒，但爸爸另一只撑伞的手松动了。伞歪了，顿时我们全身“暴露”在雨中，成了两只“落汤鸡”。我忍不住笑了，爸爸也笑了。雨水流到了我的嘴里，我却尝到了一股甜味。

生活中，母爱是温柔的，而父爱是有力量的，像沉默的岩石坚实地保护着我。还记得在幼儿园的时候，我曾爬到他的肚皮上睡觉，这可比顶级的床垫还软还舒服。忽然，爸爸一个翻身，就在我要掉下床的时候，他的手像一个托盘，稳稳地把我接住了……多么快乐的情景，至今想起仍然忍不住笑出声。

父亲的爱是沉寂的，是隐秘的，当被发现时，它就像黑暗中绽放的焰火，绚丽极了。



父亲

朱权

汗水镀着阳光
在额上如注般流淌
滋润湿漉漉的劳作
浇灌热腾腾的希望
冲洗过日子里的尘土
漂染过乡土中的青纱帐

从步入成年那一天开始
就是家族中首选的脊梁
坚实的臂力托起寒来暑往
铿锵的楚音丈量雨雪风霜
常把心中的一盒炭火
烘烤在寒夜里的大街小巷

昔日的青葱如今两鬓苍苍
岁月的故事写满面庞
回首走过的千山万水
血液里奔流的是沧桑
笔尖之年联袂夕阳
翻读一纸生命的辉煌

嗨，老爸，我想抱抱您！

崔红玲

女儿要到千里之外的哥哥那儿小住，看着她欢快地钻进车里，听着车子发动的声音，我忍不住又打开车门，抱着女儿一遍又一遍地叮嘱她：“别一个人乱跑哦！”“逛超市时一定要拉住伯伯的手！”那天，车子驶出好远后，我依然一动不动地站在那儿，直到对面驶来一辆洒水车。父亲站在路边，看着我，看着他的小女儿为她的孩子送行，白发在初冬的阳光中格外刺目。我的眼角就在那个瞬间湿润起来，连忙三步并两步地走上前去，给了父亲一个迟到的拥抱——

那是我给他的第一个拥抱。从小到大，我没少离家，父亲没少为我送行。记忆最深的一次，是28岁那年冬天，下了很大的雪，我因急事要赶往北京，上车后，我回过回头去看，透过车窗，我看见父亲和母亲正不停地向我挥手。我打开车门，给了母亲一个紧紧的拥抱，犹豫了一下没有拥抱父亲，然后返回车子，踏上行程。车子驶出很远后，司机师傅随口说了一句：“那是你父亲吧？还在冲这边挥手呢！”我扭回头去看，看到父亲使劲挥手的样子。后来的很多次梦里，我都会梦到父亲那时使劲挥手的样子。只是，我一直未能体味到父亲挥手时的心境。

到北京后，事情进展并不顺利，待了大半个月，我便不得不返回河南，又做了些准备工作后，再次收拾行囊，踏上北上的车。起初，前来送行的只有母亲，因为父亲那会儿正犯腿疾。就在我准备上车的时候，父亲忽然来了，走路一瘸一拐的。我忍不住责怪他：“腿不好还跑出来，那条腿这些天别吃劲儿，你这样使唤它，万一更严重了怎么办？”他嘿嘿地笑：“没事，好多了。我就是想告诉你，凡事慢慢来，别着急……老爸相信你行！”说完，冲我竖了竖大拇指。

那一次送行，父亲依然像过去的每一次送行一样，久久地站在原地，目送我乘坐的计程车驶出他的视线。那时，我一直固执地认为母亲的送行，是因为不舍、不忍离别，哪怕是短暂的，而父亲的送行，是因为不放心，担心我的火爆脾气，担心我的安全。

但在今年秋天的同学聚会上，聊起父母的送行，我此论一出，便引来一位男同学的反驳，他以十分认真的口吻告诉我，一个父亲在送孩子远行时，不舍的成分并不亚于一个母亲。只是，作为父亲，总想以山的形态屹立在孩子心中，于是才会努力掩藏一些极其细腻的情感。但这并不代表父亲不期待孩子临行时的那个拥抱。

我想验证一下他的观点。于是，那天，当女儿乘坐的车子在我的目光中变成一个小黑点，后来连那个小黑点也看不见，我扭头看着阳光中已然老去的父亲，忽然心头就酸了一下，于是歪着头，冲着他调皮地说：“嗨，老爸，我想抱抱您！”之后，我就在他还没反应过来时，三步并两步地走过去，像过去拥抱母亲一样，给了他一个深情的拥抱。

松开他的时候，我发现他居然像个孩子一般，很紧张，很害羞，很满足！



聊聊『父』『爷』『爹』『爸』称谓的历史变迁

『父』『爷』『爹』『爸』各领风骚数百年

晓光

父亲节到了，人们纷纷为父亲送上祝福。据记载，我国自古以来对父亲的称谓不下七八十种，大致可分为6大类。历史上，这几类称谓此起彼伏，各领风骚数百年。

据清人梁章钜《称谓录》等书记载，自古以来对父亲的称谓不下七八十种，有学者把它整理成6类：

- 1.“父”类。包括父、父亲。
- 2.“爷”类。包括爷、耶、爷爷、阿爷、老爷子等。
- 3.“爹”类。包括爹、爹爹、阿爹、老爹。
- 4.“爸”类。包括爸、爸爸、阿爸、老爸。
- 5.“大”类。包括大、阿大、达、达达等。
- 6.“伯”类。包括伯、伯伯、老伯、阿伯等。

在这6类称谓中，又以“父”“爷”“爹”“爸”为主流。历史上，这几类称谓此起彼伏，各领风骚数百年。

“父”出现最早，甲骨文中已有“父”

“父”类称谓出现最早，甲骨文中已有“父”字。何为“父”？古人对“父”字有几种解释。《仪礼·丧服》云：“《传》曰：‘父，至尊也。’”释“父”为“至尊”，即家中至高无上的人。《释名》云：“父，甫也。甫，始也，始生己也。”释“父”为生己之人。在商周时期，“父”就已用来称谓父

辈，并已进入民间口语。《诗经》中，“父”字共出现52次，其中代表“父亲”的就有36次。如《诗经·小雅·蓼莪》：“父兮生我，母兮鞠我。”

在先秦及两汉，人们常称呼父亲为“父”“公”“翁”。至于“父”与“亲”组成复合词，是魏晋以后才出现，但出现后很长时间都没什么人使用。直至现在，“父”和“父亲”主要用于书面语和背称，面称用法甚少，只在皖西南、鄂东南、苏、闽等有个别地方称父亲为“父”“阿父”“老父”。

“爷”兴起于东汉，初写作“耶”

东汉以后，“爷”类称呼兴起，并在南北朝时期取代了“父”类称谓。“爷”字大约出现在三国时期，繁体字是“爺”，最初写作“耶”。《亲属记》说：“古人呼父为耶，只用耶字，不用爷字。”如《木兰辞》：“军书十二卷，卷卷有耶名。阿耶无大儿，木兰无长兄。”

“爷爷”最初也写作“耶耶”。至唐代，呼“父”为“耶”或“爷”仍流行一时。如杜甫《兵车行》诗云：“耶娘妻子走相送，尘埃不见咸阳桥。”元稹《别毅郎》诗云：“尔爷只为一杯酒，此别那知死与生。”奇怪的是，兴起于汉魏、盛行于南北

朝及隋唐的“爷”类称呼，至宋代开始被“爹”类取代，逐渐退出历史舞台，至现在仅存于北方方言中。北方人称父亲为“老爷子”，称父子为“爷俩”，就是古代称呼的遗留。

“爹”于宋代普及，至今仍绵延不绝

“爹”字最早见于三国魏张揖的《广雅·释亲》，该书释“爹”为“父”。《广韵》注云：“爹，徒可切，北方人呼父。”可见此称呼最早从北方开始，大约在魏晋南北朝时期。至宋代，已普及到大江南北。宋人庄绰《鸡肋篇》说：“今人呼父为爹，母为妈，兄为哥，举世皆然，何其义则无说。”为何呼“父”为“爹”，当时谁也不说清。同时，人们还称父亲为“爹爹”。如叶绍翁《四朝闻见录》云：“宋高宗称徽宗为爹爹。”仇远《稗史》载：“钱良臣自讳其名，其子读书，凡遇‘良臣’字，皆令避之。一日读《孟子》今之所谓谓良臣，古之所谓谓民贼也，亦改云‘今之所谓爹爹，古之所谓谓民贼也’。闻者大笑。”

一直至元、明、清乃至近现代，“爹”类称呼仍绵延不绝，如果不是“爸”类称谓的崛起，此类称呼大有“一统江湖”之势。

至清代“爸”始流行，终“一统江湖”

很多人以为，“爸”是“后辈”，“爹”是前辈。其实不然。“爸”与“爹”几乎是同时出现的。三国时期的《广雅·释亲》，也释“爸”为“父”。

且“爸”与“父”，有着更密切的关系。据钱大昕、章炳麟等学者考证，上古时期没有唇齿音声母，只有双唇音声母，“父”字的声母在上古时期应是b，读ba，至中古才读为fa。读音转变后，人们就造出一个“从巴声”的形声字“爸”，用于称呼父亲。故王念孙《广雅疏证》云：“爸者，父声之转。”

不过，虽然三国时期已有“爸”字，民间也有人呼“父”为“爸”，但这个古老的称谓只有少数地方使用，在书面用语也极少出现。直到清代，情况才有所改变。清代小说《官场现形记》《老残游记》等开始使用“爸爸”这一称谓，但仍未能成为主流。

“爸”类称谓的真正崛起，是在20世纪初。近年来，随着普通话的推广，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喜欢用“爸爸”称呼父亲。到如今，“爸”类称谓的流行程度已超越所有其他类型的称谓。这种历史变迁，正所谓“此一时，彼一时也”。



采光人